

有意无意 要自然 有什么 建筑的阅读 蚯蚓与蜻蜓 原著的精神 大境界可直境界 版权甲乙丙 探访幽灵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系列

张抗抗

沧浪之水

DANGDAI MINJIA SANWEN SUIBI XILIE

江苏文艺出版社



张抗抗

沧浪之水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

江苏文艺出版社

沧浪之水

作 者：张抗抗

责任编辑：沈 瑞

责任校对：王 虹

责任监制：江伟明 孙 慧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mm 1/32 插页2 印张7

字数：140,000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203-0/I·1117

定 价：8.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自 序	1
有意无艺	2
不看小说	6
建筑的阅读	10
蚯蚓与蟒蛇	18
原著的精神	21
大境界与真境界	25
写作的女人	27
出 错	32
版权甲乙丙	38
版权神圣	44
爱书者忌	47
书评者析	49
电脑与人脑	51
电脑魔镜	58
杨花、柳絮	63

楼梯、书签、运载火箭	69
无须“自白”，终是“自白”	77
文汇旧缘	82
故事以外的故事	86
大写的“人”字	96
书 叹	103
以思想悦己	106
沧浪之水	109
大街得道	112
陪 审	115
女神的眼睛	118
可 能	122
老房子思绪	127
探访幽灵	130
双叶双绣	133
心态小说和人的自审意识	136
人我两化	146
黄土地与绿文化	150
红色变奏曲	154
“红罍粟”题解	157
致马风	162
星星相映	167
行为与欲念	170

自选散文集小序·····	174
《张抗抗自选集》(五卷本)后记·····	181
“读书沙龙”谈《情爱画廊》·····	187
融入梦境与自然的人体美·····	195
奇人奇画·····	200
闭上眼睛读王晋·····	203

自序

读别人的书，写自己的书。

这本集子里，收录了我近年来陆续写下的一些谈论文学艺术作品的短文。其中一部分是谈别人的书，另一部分是谈自己所写的书，还涉及到若干与绘画、戏剧、影视等艺术门类有关的话题。尽管浅显粗陋、浮光掠影，却是有感而发。

谈别人的书，要说自己的话；谈自己的书，更要说自己的话。所以这本小书也可叫做“自说自话”集。然而，那些话发自内心，虽是说给自己听，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别人明白。

张松如

有意无艺

他一边咳嗽着，一边费力地爬上四层楼，坐下来仍然气喘吁吁。他的白发在早春的寒潮中瑟瑟颤抖，一双疲倦的眼里却闪烁着未泯的童心。他切切地望着你，难以启齿却笃笃定定地相信着你的不会拒绝。

面对这样一位老编辑，你能对他说：我不——么？不，我不能。我不能是因为我不忍。我不忍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他。很久很久以前我站在艺术海洋的岸边，虔诚地呼唤载我下海的舢板与帆，那时他们还年轻。如今我在海上飘流已久，对茫茫天涯的波涛充满恐惧。然而我听见了衰老的橹声，从险恶的礁石边掠过，我仍忍不住探出头去。我不忍是因为我已隐忍太多。

于是我身不由己地说，行！说出这个字时我浑身浸透了崇高感。那片失却了纯净失却了湛蓝的海洋上，如今覆盖着廉价的通俗读物，到处浮游着失控的油污。却尚有这几本薄薄的杂志，犹如洪荒中的一叶方舟，在险风恶浪中左避右闪、我行我素地行走。

但当那橹声渐渐消失时，我终于发现我的不忍却还原为另一个不能。这个不能已在我头顶萦绕多时，小心

翼翼地提醒着我的肤浅与无知。

一直以来我对谈艺固执地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戒备。我总认为小说之“艺”是不可谈的，犹如一个谜底之于猜谜人，或是菜谱之于食客。前几年我曾写过一些谈文学创作的文章，但我明白那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脚印儿般的意象罢了。如若人们看到有人曾从那儿走过，是否一定得把脚留在那里才是真实？行动的实体应是小说本身而非即行即变的方法。我不相信作者能够把自己创作过程中，那些最细微最隐秘最复杂最灵感的奥妙，用语言，用逻辑，用道，用法，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当你的心灵与情感全然倾注于笔下时，你根本无法按照事前的规定，依样画葫芦地如法炮制。你只能听其自然地顺流而下，把自己积攒的人生经验和个人品性，外化为小说的构想和叙述方式。由于人类目前的科学手段，尚无法对文学创作的整个思维程序进行全面监测和录制，因而我总觉得我们所侃侃而谈的那些写作经验，只不过是一种合乎推理的幻觉与想象而已。

也许我实际上已表明，我是把作品看作自己的一种存在方式。自己的或他人的存在方式，均难以教授或传人，甚至难以剖析难以自知。我总要坚持说，小说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作者本人的经历与气质浑然天成的契合。小说若谈艺，则匠气，则做作。所谓“艺”有工艺手艺武艺技艺，都是具体的实践；而艺术之“艺”，却是一个抽象，抽象到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如禅一般只可参悟不可释解的。

这样的故弄玄虚，抑或是为了掩饰我自己其实并无艺可谈的窘迫；抑或是对文学抱着至圣的神秘而误入歧途？都有可能。但我在时尚的风潮中，读过的那些诸如告诉人们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的谈小说作法的文章，却使我陷入了较先前的迷惑更为固执的疑虑。

我常觉得自己在倏忽中活过了几个世纪。明天与昨天纵横叠架，时空错位。人们用 A 证明 B，又用 B 证明 C，却无法证明自己到底是什么。我犹如站在一条刚解冻的大江边，注视着冰块咔咔崩裂、互相分离，想过江的人拥挤着从这块冰上跳到另一块冰上，几乎每块冰都轮流成为每个人的跳板，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一块冰，然而冰块却一边流动一边销蚀了。

所以我不能谈艺。无艺可谈。艺术观说到最后仍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方法，我尚未有自己的系统，我不配将那鸡零狗碎去混乱我的读者。尽管我为大江的破碎激动不安，我甚至希望整个艺术世界都崩溃一回，我却宁可当冰块流尽的时候，徒手从冰冷的水中游过去。

春寒到秋凉，半年匆匆过去。当电话里又响起那个千里迢迢而来的咳嗽的声音，我恍然记起这拖欠太久的短文，终于明白这“不能”的文章已不可逃脱。先前的“不忍”重又卷纸而来。不忍是比不能更为强大的，我无从拒绝。

我在稿纸前木然。我竟然怀疑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否真有“艺术世界”这个独立的空间，艺术究竟在地球的大气、土地与熔岩的多层空间的哪一层驻足，它究

竟属于艺术家还是劳动者还是食利者阶层？它是横向还是竖立、是圆圈还是三角？它真的可能避开现世的一切痛苦与灾难，一尘不染地莺歌燕舞么？

我曾几次流连于欧美国家的公墓，几乎每一座墓茔与墓碑的设计，都再现了墓中长眠之人的整整一生。他因自己墓地的个性而复生。在那里，死亡才最终完成了艺术的构架，艺术不是生活的点缀与装饰。艺术因死亡的实现达到某种能指。在那样的震惊与肃然中，我彻悟艺术决不仅仅只是它自身。

所以如果有人对你说，你除了谈艺术外别无选择，你会受宠若惊么？你会有那样的心境与情绪，乖乖地自命清高么？我不知道。

满目疮痍的地球上，石油管道泄漏已成了海洋的头号公害，我亦乞盼着艺术海洋中，忽现一处尚未污染的世外桃源，能让我休养生息。然而却只有眼前的荒岛与荆棘。我既已放弃了谈艺的资格，想必是准备就在这荒地上寂寞地垦殖下去，荒凉土地只识得寂寞这原始的犁铧。

我常常想起八九年前到过的东欧的一个湖泊。那湖的一端有一条名叫德里姆的河流入，但它汇入湖中之后却穿越了那湖，又在湖的另一端重新出现而流向异地。据地理学一再考证，证明德里姆河在湖中始终是以河的形式存在的，它始终没有与湖泊真正融汇。它始终是它自己。

于是我看见了艺术女神踮着脚尖，轻轻行走在这条奇特的河流的涟漪上。

不看小说

人们终于放下了小说，或者说疏远了、淡漠了小说。写小说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犹如卸下了一个强加于他的重负。

其实那时候他就惶惶地想过：这么多的人都在读小说是多么可怕的事呵！

如果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小说上，这个地方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很多年以后，尘埃落定，恍然彻悟。疑惑既去，小说就还原为赤裸裸的小说本身。事情也许简单得令人失望——人们热衷于小说，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人在事实上的无所作为以及精神的窒息迷惘。几十年淤积的污泥浊水在当时几乎只有一个宣泄的缺口，百废待兴亦仅仅只是舆论的呼唤。于是人们企图从文学作品中寻求精神的出路。

实际上作家被市场需求的假象所欺骗，在一段雾气弥漫的历史拐角，文学同新闻、同社会学、同政治学等等职能，发生了角色错乱。尽管作家曾被读者作为无冕

之王膜拜，对于作家来说是何等辉煌壮丽和欣慰满足；尽管文学这个沉重的轮子曾与生活同步，作家在作品中竭力表现真实；作家仍然是读者某种愿望和情感的代用品。

在一个依赖于意识形态治国，习惯于把宣传当作文化的国家，无论是批判的小说还是小说的批判，都无可逃脱地沿袭着它几十年固有的轨道，走不出所谓济世的误区。因而当着有一天人们突然变得不再爱看小说，或逐渐发现小说其实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是否意味着小说即将获得一种阅读的解放？

更为极端的一种阐释是：是否意味着人们走出虚构的理想和经验的可能性？

如今人们不看小说的原因也许同样简单：一种情况是小说作为揭露社会黑暗现象的功能被强权所剥夺所禁止，通过小说倾诉人生痛苦和忿懣的渠道被堵塞，一部分寄希望于小说“驱病除疾”的读者，难以从小说“代言”的意义上获取呐喊的快感，于是无可奈何地放弃阅读。

另一种众所周知的情况，便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影视业的兴起、生活节奏的加快、娱乐的多种需求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分割，使现代人无法继续在小说阅读这种相对个人化和古典式的生活方式上支付时间。

似乎还有一种有趣和有意思的原因，也是真正使我对于小说的“衰落”开始有了一种心安理得的释然，即是：人们既然不再热衷于小说，那么人们在干什么？

悠闲却又神经紧张、劳累却又贫穷、无所事事却又

夸夸其谈的中国人，终于变得忙碌而务实了。他们在八小时内开始面临被解雇的威胁，他们有了工作出色重奖的希望，他们在业余时间寻求致富的第二职业，他们为孩子升入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出国留学奔波，他们炒股票买债券、打点行装去旅游或是家庭卡拉OK……总之，他们有很多事可做要做能做，他们想赚钱想过好日子，他们在本质上自觉地以经济建设而不是意识形态为第一需要，所以他们抱歉地不再有闲心读小说，也不再认为只有当作家才是此生唯一出人头地的机会。

一个民族究竟是神经衰弱地捧着一本可能有用也可能完全没有用处的书，光说不练好些呢？还是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地去做一些行之有效的事更好呢？

如果说一个人真是无事可干的时候，才只好躲进小说里去过瘾，我宁可人们不看小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今人们对小说的冷落，也许就是对一种长期以空洞教条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反抗。

商品大潮将会冲毁一切阻挡历史进步的封建残余，市场经济将建立起一种以人的需要层次为价值标准的运行机制。当人的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时，人们仍然会想要读书，然而各种不同的人需要各种不同的小说，雅俗共赏说到底只是媚俗的一个借口。媚俗通常被认为是对于权贵而言，可借它也适用于大众消费。不过当读者自己来作出选择的时候，作家的尴尬在于是否善于选择读者。

所以也许不必忧虑小说的出路。小说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它的魅力将和人类语言一起存亡。困难的只是作家自身，究竟还剩下多少来自内心本源痛苦的非功利的冲动？

然而，我还仍然在写小说。

建筑的阅读

这一次，建筑家与作家聚首南昌，来讨论建筑与文学共同关心的一些话题，应该说是个创举。进了南昌宾馆，我收到的第一份资料，是一张标志着与会者所住房间号码的平面图——分散在八至十层中各人的名字与房号，都排列得一目了然，连楼梯怎么拐弯都没有遗漏。我想，真是遇到建筑师们了，图纸首先为我们营造了讨论会的学术气氛。当然，写小说的人，图纸总是画在脑子里的，更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图纸。所以我本人对图纸就有一种陌生的新鲜感。

上帝在创造了人以后，人所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创造自己居住的房子。从洞穴到窝棚到草房到泥屋到砖瓦房到钢筋水泥建筑到现代摩天大楼，人在创造与改进自己的居所的同时，不断进化与完善人自身。人与建筑的发展同步而行。人又创造了文学来寄托和抒发自己心灵和情感的悸动。建筑与文学均因人而生、又为人而存，无论是建筑的“物”还是文学的“精神”，都直接地作用于人。所以我以为，建筑与文学最基本的契合点，将始

终围绕着“人”这个永恒的话题。

很多年以来，当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受到严重的伤害时，建筑也同样无可幸免地萎顿与蜕化。经济的落后与僵化的体制，带来建筑物的千篇一律。神州大地上曾布满了（至今仍在苟延残喘着）简陋而绝对格式化的房子，以致文学家笔下出现了有人错入家门而浑然不觉的荒诞故事。用文学家的眼光来看，中国四十年来，几乎可以说仅有房子而没有建筑。是的，因为房子绝不等于建筑。建筑是人精神的外化，是立体艺术，是具有功能的雕塑。

同文学的现状相比较，我更愿意相信，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创造中国建筑业的一个黄金时代。建筑师们将会有机会把心中的蓝图变为无声的诗和凝固的音乐。在新生的建筑物中，我们将重新感受作为人的快乐。

对于大多数文学家来说，建筑也许常常被作为一本书来阅读。

大书宏伟如《巴黎圣母院》；小书精巧若《醉翁亭记》。

读到精彩之处，读到忘形之时，就有了批注。

文学家“批”建筑物，便诞生了《阿房宫赋》、《滕王阁序》、《黄鹤楼记》等等传世名篇。于是建筑与文学浑然一体，一并交于读者，阅读由此继续。

文学家阅读建筑，在心理和行为上形成与文学的同构，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活动的延伸和拓展。在阅读中我